春在堂襍文

德清俞樾

宋氏宗祠記

宋以國爲氏自漢壯武侯昌後代有聞人唐之璟宋之郊若祁其尤著也元時錢唐有宋杞字授之以書畫聞於時雖世系無考然可知杭州之有宋氏由來舊矣國朝光緒某年仁和宋氏有以樂善好施旌於門者則端友先生也先生自幼嗜學每夜讀書以繩繫肘倦而欲寐則使司更者掣其繩以警覺之其勤如是及遭粵賊之亂家業蕩然始棄儒而賈與其弟友雲撫覉經營

家復大振杭紹兩郡之人故以織綢爲業先生爲之董理百廢俱興朔紡夜織之戶咸蒙利焉性又好善見亂後饑民載道爲糜粥以飲之杭州艮山門至慶春橋大街骯髒不平行者趦趄爲醵錢以平治之以春夏間之多疫癘也創立善堂施醫施葯兼施棺櫬以貧寠之家久而不克葬也創溥福塲具蘽梩以掩骼埋胔雖在他省聞有旱乾水溢必助之温振樂善好施之獎所自來也每念先世未有祠宇春秋霜露無以奉粢盛嘗出錢庸門徘徊於裏外六橋歎曰山水之勝如此苟能建祠宇以妥先靈別構數椽以爲燕息之地不亦美乎有志

末遠遽歸道山哲嗣鴻範字錫九以明經筮仕江蘇奉承先志勿敢失墜乃買地於卧龍橋之側卧龍橋者裏湖第三橋也其地時有祥光浮於水面蓋神物之所宅也既得斯地喜曰先人之志可以有成矣鳩工庀材築堂三楹敬奉栗主咸秩無紊其旁隙地構層樓以望湖山啟小軒以納風月栽蓮滿沼植梅成林幽如奧如風景殊勝經始於光緒某年至某年而落成喟然曰此皆吾先子之志也爰顏其軒曰端友別墅俾後世子孫咸體端友府君之遺意而勿徒以爲游觀之地敘其都較求記於余余寓湖上久矣見城中巨家右族各營別

墅於西湖風亭月榭花嶼竹齋極游觀之盛然不過宴賓朋娛聲伎而已若宋氏此舉則有三善焉嚴祀事一也成先志二也垂戒後人三也昔方正學先生序金華宋氏世譜謂其美有三余於此亦云詩不云乎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繄爲宋氏子孫頌也

蘇州新建李眞人祠記

李眞人諱育萬字子靜湖南長沙人於元武宗至大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生生三十二歲而得道坐化至今其眞身猶在鄉里崇奉歲久凡遇水旱疫癘禱無不應前明有護國佑民之封至本朝道光五年以祈雨得雨

敕封廣濟眞人其後屢著靈應疊加封號曰宣成曰靈
感同治十一年　頒賜御書扁額曰仁德感應然後海
內咸知眞人感應由於眞人之仁德其仁德之廣故其
感應神也眞人生時以親疾遂精究醫理遐舉之後猶
能以醫活人昔錫靈方救人疾苦其方不知所自始一
老僧云道光初有人借居眞人祠閉戶靜坐二十餘日
出此方授人卽去莫知爲何許人殆卽眞人化身也都
凡七百五十方分爲九科科別爲筒筒中置籤或百或
數十病者各就其筒掣得第幾籤卽爲第幾方服之甚
驗長沙彭麗崧申甫吾老友也有記文一篇歷敘其母

病姊病已痢子婦病及里中某某病皆服眞人方而愈

麗崧篤行君子非妄語者其言固可信也光緒二十七

年菩化向君子振來守吳郡見夏秋之交每多疾疹而

吳中醫價甚昂貧者無力延醫束手待斃君乃謀於諸

搢紳郎元妙觀蓑衣眞人殿西偏紫來堂建李眞人祠

設像立位悉如長沙龍潭山舊制九科七百五十方亦

製筒如式於是蘇人信從求者接踵數月之後靈驗甚

著考蓑衣眞人世傳謂是宋押衙何立其眞身猶在而

岳珂程史及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但謂之何蓑衣其蓑

衣草可愈人疾然則此兩眞人者同一肉身成聖之人

又皆能治病於蕢衣眞人祠西建李眞人祠可謂得其地矣君前官廣西桂平梧鹽法道亦嘗奉祀眞人今廣西桂林府眞人祠　賜有澤被邊陲額梧州府眞人祠　賜有惠德在民額而桂林之祠并　奏準列入祀典然則異日蘇州之祠安知不亦錫　宸章而躋秩祀乎竊尋繹廣西兩額皆推本於眞人之德澤與湖南龍潭語意相同非如宋光宗賜何蕢衣額但曰通神庵而已君因眞人祠不可無記徵文於余敬闡此意爲吳中士大夫告使知君崇建此祠蓋欲廣眞人之德澤以造福三吳其意至深且遠也

錢氏竹蔭義莊記

錢中議君竹卿先生篤行君子也生平熟於金布令甲挾其術爲郡縣上客晚年家居遇粵寇之亂妻唐淑人先投井死君亦出投河死同治二年正月十一日 詔書皆旌如律已而里人又以君孝行上 聞於是光緒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又以孝子 旌君一人之身先旌忠後 旌孝海內榮之乃至光緒二十八年其令子福年字耕伯者又承君遺意建立義莊於是年三月二十四日事聞於 朝 詔下禮部如所請嗚呼忠且孝又義焉豈特當世所難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矣蓋君

生平自奉極儉而睦姻任恤則勇爲之節衣縮食積蓄府薄俸將買田立莊以贍宗族不幸死難未竟其志耕伯以名孝廉仕浙爲縣令亦不得志失職而歸既不爲世用出其餘貲爲廉賈五之之計數年之後物力稍裕乃買長洲元和兩縣田一千一十八畝有奇歲入其租除完公賦外上以供祭祀粢盛下以佽族中孤寡貧乏而君未竟之志於是乎有成爰於大郎橋巷卜地爲君建祠奉君栗主春秋承祀唐淑人祔焉禮也義莊卽設於祠內命曰竹蔭義莊以君字竹卿也耕伯述其本末求記於余余爲義莊記多矣斯莊也以君之忠且孝淑

人之烈又繼以耕伯之賢且才合此衆美萃於一莊蓋
有非他姓之義莊者所可及者其在太元積之次四曰
君子積善至于車耳吾知錢氏之澤長矣

餘杭縣重建文昌閣記

周官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卽後世祀文昌之始
自宋以來民閒已奉事勿替明景泰閒始敕建文昌宮
至　本朝嘉慶初列入祀典咸豐閒又升列中祀於是
自京師至郡縣咸建立文昌祠　功令然也又或倣古
集神招仙之遺制建閣以奉之旣肅觀瞻兼壯形勢斯
尤傑搆矣餘杭縣故有文昌閣在城東南隅形家者言

是爲巽方易云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出震見離必由乎巽巽方建閣實啟離明故自前明建立以來又物繁昌科名鼎盛其明驗也歲月緜邈重以兵燹閣架僅存撓傾日甚過其地者躑躅焉躊躇焉咸有鼎而新之之意而力未逮也光緒二十四年冬邑人季卿吳君奉　天子命備兵於徽甯池太廣五州郡乞歸展墓顧瞻是閣慨然於文治之攸歸舊觀之宜復自捐萬金力任興作邑人聞之皆大和會鳩工庀材有期日矣會邑東樟樹塘決口洪波齧入田畝汙萊於是閣工未興而塘工又起邑人聚謀費無所出先是邑侯舒公有議

餘洋錢一萬亥邑人董君鳳翔等存備一邑善舉乃議即以此款築塘則又有尼之者曰舒公留此爲合邑計不可專供東鄉一隅之用斯言一出羣情猶猶與與莫之能決吳君聞之命其子自任所歸言於衆曰請以吾建閘之貲築塘而以舒公此款築閘一轉移閒不兩得乎僉曰善又有通濟橋者邑中要道也時亦傾圮議並修之塘工橋工次第告成乃始專力於閘經始於辛丑某月落成於癸卯某月頳壁丹柱照耀溪流登是閘者仰觀攢甍鬭栱之巧俯覽雕櫳鏤檻之美喟然歎曰材美工巧是有加於昔矣終始其事者孫君和叔及其從

子槐庭而金君邦杞王君原崑李君譜六顧君少楣亦與有力焉越二年壬寅科鄉試邑中登賢書者六人形家之說信有徵矣而六人中孫氏居其二殆神所以獎其勞歟夫吳君首輸巨貲以創此舉甚盛事也乃因開於塘工又藉舒公之欵挹注以成之賢令尹之遺惠都人士之公義不有紀載後無述焉余既詢悉本末因敘都較勘之貞石方今　聖天子垂念人文講求實學斯閣之成適當其時行見學業盛而科名亦盛不特餘杭一邑之光吾浙亦爲之生色矣余竊於此閣徵之也

陸幹甫思嗜齋記

陸幹甫大令以思嗜名其齋余既爲題榜并略述其所以命名之意矣乃今又乞余一言以爲之記余按小戴記祭義篇曰齊之日思其所嗜鄭注曰所嗜素所欲飲食也并引屈到嗜芰以證之然下文又云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正義謂孝子致其愛親之心若親之存是則嗜之一言所包者廣豈獨飲食云乎哉東坡云稽康之達也而好鍛淬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蓋人之嗜好不同如此又云象犀珠玉珍怪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悅人耳目而適於用其惟書乎以是言之嗜好無窮至書而極所嗜在書賢於象犀珠玉多矣大令自

述其先德癖好藏書所藏者不下數萬卷兵燹之後所存者猶有萬餘卷大令悉藏弆齋中而朝夕坐卧其閒見書如見其親焉此齋所以名也若大令者眞可謂思其所嗜者矣昔鄭樵聚書數千卷謂其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産矣大令之先德能以書籍貽子孫是有鄭漁仲之風又陸放翁跋其子所藏圖書補云子遹喜畜書至輟衣食不顧也吾世其有興者乎今大令能守先人遺書吾知其必有興者矣

婁君受之生壙記

婁君受之既葬其妻張夫人於宛平縣南岡岣之原卽

自營生壙於其左於今十有三年矣其弟緯書以書來請曰嘗讀先生春在堂襍文第三編有方正甫觀察生壙記今吾兄幸獲交於先生能援方觀察之例錫以一言乎余惟君曩游吳下數與往來其先德安平君之葬余曾志其墓今老且病君巽曰銘幽之文余無及矣然則以一言記君生壙其又奚辭君名杰受之其字也浙江山陰人婁氏其世系詳安平君之志可無述矣君之初生也安平君夢華山僧擔簦入其室故自少卽嗜內典好與方外游於世俗嗜好澹如也以安平君宦況清貧因習法家言以佐蓺水資學成張靖達公適撫江蘇

卽延之入幕自是往來燕趙吳豫間三十餘年聘幣無
虛日所主督撫藩臬道府州縣皆相倚如左右手君所
規畫務持大體不苟爲容悅而利澤所及人或不盡知
君亦不自言今舉其大者數事光緒三年君在覃懷歲
大祲君爲郡守王君上書請振請蠲牘凡數萬言上游
難之俄言官以道府匿災劾奏　朝命重臣按治得所
上牘歎曰早從王守言河北民蘇矣其在開封也汝陽
民有習敎者怨家以謀叛聞而有司亦欲見功僉曰叛
也君謂習敎與謀叛迥異執不可或惕以危言不顧也
欽使至按之如君言全活數百家十三年河決鄭州

條上救災十二事並請檄州縣準其動支庫帑各州縣正苦無振濟費檄下乃同時舉行災而不害二十四年有　詔命各省皆治團練君力言湖南及直隸山東民多獷悍咸同閒因團練而成聯莊會之亂其前鑒也況今中外相猜教堂林立尤不可以不慎中丞劉公樹堂頗韙其言入告不從未幾而團民果爲亂人皆服其先見云嘗以黔撫黎文肅公奏設候審公所民頗稱便豫省外郡多未遵行因取原疏著說備言其利便又以婦女犯徒流以下罪例得收贖者應無庸解府司復勘以免隸役苛辱當時撫豫者皆採用焉君勇於爲善比年

以來大河南北及直東晉皖江浙水旱頻仍君匃合同志募集巨貲振鄰省者八次振豫省者十九次豫省素無義振有之自君始也前後敘助振功由東河同知加三品銜一品封典　賜孔雀翎又以襄辦鄭工擢知府大僚皆慕君名謀薦於　朝而　朝廷亦嘗傳　旨嘉獎然君卒不爲出雖名動公卿而蕭然物外襟懷沖淡內行純篤友愛諸弟至老不少少時喜爲詩中年以後專治文有聽盧館文存六卷又選漢魏至元明人詩爲閒適集二十卷蓋君素有逸志讀古人林泉諸詩輒爲神往閒適之集所以見意也君志趣如此安平君之夢

洵不虛矣妻張夫人有賢行嘗封臂肉療君疾子啟衍花翎同知銜河南候補知縣因記君生壙而具書之異日者君儻欲如韓昶之自爲墓志乎則吾言備矣

德清重建白雲橋記

苕溪之水出天目而萃臨安必經由於吾邑邑之東南有白雲橋焉其要區也舊名雲塘亦名步雲又改爲白雲不知始建於何時一修於明萬歷三十六年知府陳公再修於 國朝雍正八年知縣錢公有李敏達公記詳言之矣自雍正至今又一百七十餘年歲月綿邈兼經兵燹而是橋又圮由其地者水陸皆阻邑人聚謀議

事建之馮君久成費君梅春倡始勸募有沈氏妙蓮巾幗好義亦贊成焉工鉅費多尚苦不給又有施君涵徐君士駿徐君肇基戴君湘丁君毓瑛沈君光裕廣爲勾合以竟厥功經始於光緒二十七年九月至二十九年三月告成都凡石料工工用錢六千四百餘千椿木石灰及其餘穕用又一千六百餘千共用錢八千餘千修廣高下一如其舊直欄橫檻罔不脟飾由是高橋巨艑容與乎其下躡屩擔簦逍遙乎其上咸歎曰美哉斯橋也舊史氏俞樾樂觀厥成爰述本末刻於橋石用告來者

含眞仙蹟圖記

光緒乙巳歲陳小石中丞喪其愛女曰昌紋字繡君中丞與許夫人慟甚余既銘其墓矣已而親黨中往往有傳其仙蹟者金石例嚴不能闌入然志文載中丞一夢仙蹟已略見矣其明年中丞由豫撫調蘇撫因至余寓相見而許夫人則余次女緋裳之小姑也與余兒婦輩素相習因詳言女身後事乃知中丞之夢非止一次即許夫人亦數數夢之而凡親戚中婦女下而至婢媼輩夢者又不止一人參而觀之女眞仙矣許夫人命工就夢中景象各繪爲圖凡得二十圖其尤奇者一人夢女

居五色雲中侍者甚衆有僧數十向之膜拜人皆以爲異余謂見女子身證菩提果若維摩詰之女若龐居士之女梵典多有之其遠者姑勿論卽如明梓潼人周氏女年十九跏趺而化成知慧菩薩又裴氏女年十三坐化邑人建刹奉之漁洋山人隴蜀餘聞詳載其事今陳女之年比周不足比裴有餘安見其不爲知慧菩薩生善女天而說法乎又二人夢女在一處兩旁侍者皆戎服有女兵兩隊步伐止齊女臨視之容甚威武余謂女生前每談及時局艱危輒慨然太息今忽示人以戎容暨暨安知不將有所爲乎宋慶歷中冠圍歷陽有神兵

見而圖解乃漢初范增幼女九娘子之神也歷千有餘年靈爽不泯如此事固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使阮太沖聞之當載入女雲臺外錄矣又一人夢女攜瓷瓶一具去其蓋傾出清水夢者問故曰得此清氣可使世間清淨耳嗟乎世溷濁而不清古騷人所歎也攬轡登車慨然有澄清之志古烈士之風也今以一弱女子所言若此然則挽天河而洗甲兵奚煩壯士哉法苑珠林稱佛有萬玉女手執萬瓶皆盛香水行住虛空女或即其一也其他諸圖大率類此余不悉載惟就諸圖中所見景象或一白玉小橋橋內有五色蓮花樓閣玲瓏隱見雲

際又或一玻璃大室中設木刻蓮花寶坐女坐其上又
或見大船一艘皆玻璃製成女坐舟中四面奇花環繞
且隱隱聞仙樂聲諸仙女駕小船從其後凡此之類杳
不測其所在余憶陶貞白眞誥言易遷館含眞臺二處
皆女子得道者所居趙熙女名素臺居此已四百年不
肯他徙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者竊意女以童貞入道必
當居此故輒題其端曰含貞仙蹟然而玉佩金璫左驂
飆而右服欻往來十二碧城間易遷館乎含眞臺乎余
固不足以知之矣

故湖南巡撫惲公神道碑

嗚呼賞功罰罪者朝廷之大權是是非非者天下之公論世之盛也功罪與是非合爲一及其衰也功罪與是非分爲二惟我 聖淸同民心而出治道 朝廷之賞罰無不合乎天下之公論故是非定而功罪亦因之而定吾於故湘撫惲公見之矣公之歿也距今三十三年墓木拱矣而神道尚未有碑碑未有文惟故協揆叔平翁公爲作墓表一篇表與碑體固有別矣其季子炳孫具狀而請於余求以文文其墓道之碑余惟公於國史有專傳敘次甚詳而翁公所爲墓表亦頗得大略余又何加焉然公受知 文宗 穆宗兩朝由御

史出守不五六年洊歷封圻遭遇之盛一時無偶而竟爲讒口所鑠齎志以終此海内有志之士所爲長太息也乃日久論定則其捍禦之功勤苦之志卒不可得而掩光復舊階榮列祀典豈非是非定而功罪亦大定歟是宜表出之以爲封疆之臣勸謹撰狀公諱世臨字李咸又字文山江蘇陽湖人惲氏爲江左望族其世系具翁公所爲墓表可無述焉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二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吏部主事用咸豐三年補驗封司主事會辦京城團防五年升員外郎記名以御史用將補缺尙書花文定周文勤以公熟部事請暫

留部升郎中八年　京察一等　詔以道府用是年補山西道監察御史未幾授常德府知府自是公之政蹟皆在湘矣粵賊石達開攻寶慶急常德與寶慶鄰也公兵餉兼籌水陸互備賊不敢犯城乃獲全十一年升岳常澧道將之官而大雨浹旬江水陡長西門外有大隄曰花苗此隄一壞全城皆魚公危立隄上水至不動萬夫皆奮合力搶築遂以無事同治元年升布政使時大軍攻雨花臺垂克而火藥告匱公請於巡撫毛公撥火藥三十萬斤往濟之其後進攻金陵接濟如初遂克金陵公功多矣曾文正公將以上　聞公馳函止之曰數

年來艱苦支持爲大局計非爲今日邀功計也文正嘉歎竟從其志二年授湖南巡撫甫受事卽勦擒蜀賊李幅猷其後又誘獲通賊之副將曹元興皆有　旨奬焉公以軍事甫定則民事爲重而湘省素無儲積勸捐義穀以備凶荒禁糜穀作酒以重民食又以民間錢糧多用制錢折算今銀價日賤而折價如舊書吏又每藉包徵包解以魚肉貧民爰通飭各屬將折價報明核定刊石永遵一例官徵官解無使胥吏得緣以爲利葢公之撫湘雖爲時不久而實惠及民如此久於其任則必有卓然可見者而御史賈鐸已以白簡聞矣公不自辨惟

辦常德鹽捐一案略稱臣甫履常德府任石達開圍攻寶慶經本地紳商公請辦理鹽捐爲募勇經費當經稟督撫臣批準有案所捐之錢收支皆在商手概不入官及臣署藩司紳商等以此項積有盈餘復稟定收支章程以杜挪借此兩次稟請立案之由督撫司道衙門均有案可稽非先辦而後稟以掩飾自私也公蓋以此欵爲常德水師口糧所仰給事關大局不得不言其餘則付之不論矣然如違例擅委一事文明司巡檢勞銘勳已歷保知縣且已納捐開缺以知縣用則委其代理臨湘並未違例又如失察屬員迴避一事例載應迴避之

員如不呈明咨在本員上司官無處分也至張昆祁雖
係同鄉絕無委查州縣之札雖曾委之製造火藥然在
局三年節省工價錢至一萬餘緡可謂得人矣尚得咨
其信任同鄉乎　穆廟知公有素故特派大臣往
案其事而星使暫臨於地方情事多未諳悉調查公牘
亦或未盡周詳卒爾一奏聊以覆　命不追用古使臣
周爰諮詢之義而公遂以降四級調用歸不惟湘人惜
之海內惜焉歸後寓居吳中食貧自樂陝甘總督楊公
岳斌歷陳公湖南治行請發往甘肅軍營大學士官文
恭公文言公持躬廉潔秉性忠誠力請召用疏入皆報

可公以病不果行然公論在人具可見矣同治十年六月庚申朔以疾終於蘇寓兩江總督大學士曾文正公

上言惲世臨任湖南巡撫創立東征局供支湘軍所援濟者甚鉅家世廉吏以操守自厲亮節清風皭然不滓臣知之最深念其未竟所用齎志無窮因將其平生志節略陳一二蓋曾公當日雖未上其功及其歿也所以表襮之者亦云至矣同治十二年四月湖南巡撫王公文韶疏言已故降調巡撫惲世臨功德在民懇 恩開復處分俯準題請入祀名宦祠 詔如所請於是王公又會同總督學政循例具題事下禮部部臣核其事實

名實相符請准其入祀名宦祠　詔曰依議其明年浙撫又以故嘉善縣子寬惲公請祀名宦卽公之父也父子同祀名宦士論榮之夫有功德於民列入祀典古禮也至於　本朝尤重其事都凡　國初以來崇祀名宦者不知凡幾然如公之以獲咎之員而仍得崇祀者能有幾人哉　聖明在上固無不雪之冤而公之忠誠亦自有不可磨滅者在矣人臣事君亦視其素所樹立者何如耳一時之榮辱得失豈足計哉故曰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嗚呼封疆之臣可以勸矣公卒年五十五初娶梁繼娶戴　覃恩封贈皆一品夫人子桂孫頌孫

侯孫炳孫秀孫並知名於時余此文於公之瑣節皆不

及焉惟取其有關懲勸大義者著於碑銘曰

公起詞垣而登臺諫一麾出守寄之方面能文能武以

守以戰狂寇竄奔危疆安奠　天子曰咨惟汝子嘉

汝臯汝藩汝撫長沙培民根本剗盜萌芽設施未竟遺

澤孔遐謠曰噭噭飛來白簡公論具存公不自辨幅巾

歸來優游貝苑　天日照臨黑白自見　國有祀典民

有謳思公之忠誠有以致之惟忠無欺惟誠無私凡百

有位視此刻辭

巽鄉徐公配王太夫人墓表

武林徐氏鉅族也自元季有諱湘字克敬者始自蘭溪縣樟林鎮遷於杭其墓在馬鞍山六傳而至思槐公實爲文敬公曾祖其墓在三台山是二處皆徐氏發祥之地堪輿家以爲美談乃其尤著則爲留下鎮之小和山小和山之塋自王太夫人始萬山環抱雙泉夾流松聲雲氣迴非恆境蓋自思槐公至其孫翼鄰公皆葬三台山翼鄰公之配王太夫人歿距翼鄰公之葬已二十七年兆域久安不敢輕動乃卜葬於小和山而其子文敬公亦祔焉文敬公之墓穹碑巋立而王太夫人之墓缺焉無以昭示來茲其八世孫琪乃具事實求余文以表

其墓謹按王太夫人之歸翼鄰公年甫十有七翼鄰公爲明諸生明亡不仕教授生徒以給甘旨太夫人持家以儉而奉姑饌必豐姑費太夫人得以安神閨房頤性養壽歷三十七年而及見孫文敬公之貴文敬公之生也費太夫人夢一鶴行於庭喜曰此子必興吾家及文敬弟粤翰公生費太夫人曰此子亦貴已而又生涵三公費太夫人曰此子秀矣如稟質稍弱何其後文敬公官至吏部尚書爲時名臣粤翰公以知縣官廣東四川亦稱循吏而涵三公則十八歲而殤太夫人歎曰吾姑之所見遠矣翼鄰公之歿也太夫人以姑在堂茹痛承

歡惟以養姑教子爲事康熙十一年文敬公登賢書其明年成進士入翰林徐氏自克敬公遷杭以家世仕元不樂仕進四傳至龍山公詩顯者始以進士官禮部員外郎議大禮與張桂牴牾出知江西臨江府戒子孫毋阿世干進故終有明一代武林徐氏迄未大顯及文敬崛興贊太夫人及太夫人皆大喜曰可以慰先人於地下矣贊太夫人旋卒文敬公服闋入都供職尋由檢討遷贊善典試江南有以蜚語聞京師者太夫人憂之文敬繼配殳夫人曰吾夫子以公慎自矢必無他榜發所取皆寒士素有文望者時論釋然太夫人撫殳夫人背

曰爾可謂靜而慧矣文敬公嘗被　召至　乾清門講
易論語稱　旨太夫人戒之曰勿謂爾學旣優當更求
經世之學也未幾以工部右侍郞督理錢局太夫人勉
以清介事有不可毋徇衆署名異日冒濫事發株連甚
衆文敬公獨無所染三十三年充會試副考官太夫人
勖以當如典試江南時勿負初心於是焚香誓天所得
亦多知名士文敬弟粵翰公有吏才太夫人命納貲爲
縣令康熙八年選授廣東長樂縣太夫人曰此雖小邑
然深篁叢箐盜賊淵藪汝爲政宜寬猛相濟粵翰公謹
受命旣下車以計擒翦其渠魁盜風衰息設義塾與文

敎邑中大治後調四川中江縣治亦如之蓋二公皆稟
太夫人之敎也太夫人卒於康熙三十四年五月十四
日年七十有三子潮文敬公也相粤翰公也浙涵三公
也其長孫本歷官至東閣大學士是爲文穆公次孫林
臺灣海防同知又次杞以翰林起家官至西安巡撫內
升宗人府府丞又次亨時江西吉安府知府又次柄淮
安府海防河務同知曾孫二十四人以炟其長也由翰
林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餘皆以科第仕宦世
其家女一人孫女八人曾孫女十二人並歸良奥之族
東閣大學士錢塘梁文莊公禮部尚書高郵王文肅公

皆其曾孫壻也太夫人性好施與方明季之亂避兵者由浙東西渡無慮千萬人舟人昂其値或不克濟太夫人佐翼鄉公創設義渡全活無算至今錢江義渡猶其遺意宜其子孫繁衍蔚爲鼎門而小和山鍾毓之盛遂與馬駿三台之先兆鼎足而三嗚呼盛矣琪以名翰林今官內閣學士署兵部右侍郎文敬文穆兩公後繼起又有人矣余以琪之請舉太夫人懿行之大者表於其阡至其餘詳府縣志及琪所著蘅芬詠列編不具書

戴子開觀察招隱山房詩序

往年戴潤鄉先生宦吾浙有聲余兄壬甫癸卯同舉於

鄉余有昆弟同年之誼而彼時客游四方未得一見及余主講西湖詁經精舍歲至杭州先生有令子曰敨文字子開念先世有孔李通家之舊不我鄙棄湖樓山館時相過從余不及見先生而獲交於先生之子幸矣子開文章政事雅有父風亦官於浙積勞至觀察使今歲仲春子開書來言生平無他嗜好惟癖嗜吟詠四十年來積詩無算今刪存爲十卷求序於余余獲交於子開因而得讀子開之詩抑又幸矣其詩疏淡則韋蘇州工雅則王摩詰隱秀則李義山暢達則白樂天而歌詠時事表揚節義沈鬱蒼涼又居然杜少陵即詠物諸作亦

運筆超妙寓意遙深非尋常謝蝴蝶鄭鷓鴣所能望蓋子開少承家學早負時譽屢試場屋皆以額溢見遺然其致力於學則不以科名得失而有間溯原經史推本風騷宜其詩之遠軼時流也吾浙山水爲海內所推游宦其地者自蘇以下代有聞人子開他日以觀察使周歷浙東西吾見詩境與宦蹟將與澗鄰先生並傳惜余衰且病不及其竹馬兒童從其後而游也

釋妙濬建立俗家魏氏宗祠記

佛言辭親出家謂之沙門然則爲沙門者可無親乎乃余博覩古金石之文如北魏比邱慧暢造像記稱爲父

毋兄弟姊妹一切衆生敬造北齊都邑師道興造像記云以此微誠資益父母七世歸眞現存獲福如雖遁跡空門而天性之愿固不可沒也所惜者徒以造立佛像謂可資益幽冥沿襲彼教之言未合吾儒之義近時新出唐處士王君碣稱君有子四人其季子愼貞依釋爲沙門而墓碣卽其所立夫旣沙門矣而建塋刻石皆出其一人雖士大夫何以過之昌黎所謂墨名而儒行者斯人之謂歟乃今又見之炯庵上人矣上人名妙濬炯庵其號也浙江黃巖人姓魏氏父維𡸣母金氏其始生也有雁蕩僧過其門日此子夙具善根當大興佛門六

歲母卒遺命使爲僧無何父亦卒稍長從蔡孝廉讀書忽聞鄰寺鐘聲憬然有悟遂興出世之思遵母命就鄰寺從松濤上人爲師薙染如儀年十七詣北嵩岩常寂寺受具足戒嗣是徧游天台國清四明天童諸名刹一瓶一鉢所至有聲台山諸長老延主萬年寺開堂說法善信景從蘇州隆廣寺雨香長老聞而慕焉遺書招之惠然而來事雨香甚謹及雨香涅槃如喪所生亦見其至性之過人矣光緒十七年入都敬領藏經而歸然隆廣寺中素無恒產上人願力宏深道行高妙僧俗雲附檀施雨集二十年來傳戒者三藏經閣羅漢堂及禪房

寮舍𤗳飾一新置田三百畝以供常住香燈之費聶雁蕩僧言當大興佛門信有徵矣然落葉糞本物之理也追遠繼孝人之情也上人曰吾誠釋氏子然豈生於空桑乎甲辰之歲回黃巖故里瞻拜松楸感懷風木爰節蔬筍所餘建小宗祠一區置祀田十餘畝春秋祭祀取給於此斯舉也以方外之人行士大夫之事非彼以造像爲功德者所能見及也余從前作王居士碣歌盛稱王氏季子忘世而不忘親今於上人亦云彼造像者動言七世蒙福然則魏氏可知矣余寓吳下去隆慶寺一里而遥上人具本末求記於余因書此遺之俾刻石祠

中旣以美其人之不忘本又以此卜魏氏之後之必昌也

故湖南巡撫惲公繼室戴夫人墓志銘

往者惲次山中丞之葬也余撰次其事實書於神道之碑但舉其有關懲勸之大者而不及瑣節卽其夫人之賢亦未之及焉越二十五年而夫人卒其孤炳孫等又以志墓之文請按狀夫人浙江歸安人戴氏生而明慧讀經史通大義喜論史事詩詞其緒餘也年二十三歸中丞公爲繼室其前室遺有三子夫人又舉二子愛之如一教之亦如一中丞由翰林改吏部部事繁公在部

久事無鉅細應準應駁皆決於公每定一稿輒磋磨終
日或携歸私宅篝燈籠燭丙夜未休夫人有時參贊一
言動中肎綮公既寢夫人又自呈次其事使有條理久
日袖以入署同官咸服堂上諸公亦皆推重是攝是贊
夫人之力孔多矣中丞出守常德府時粤賊石達開自
寶慶襲常德中丞募鎮筸兵六百守城然饟奇絀兵且
潰夫人曰得三日糧或猶可爲乎脫簪珥空箱篋盡出
所有以濟之人心稍定而賊大至中丞率師扼之於險
瀕行夫人送之曰事或不濟君臨陣捐軀我登陴死難
吾夫婦兩人千古矣中丞壯其言麾兵而出誓不反顧

士皆感動勇氣百倍論者以夫人之助公守常德與沈文肅夫人林氏之助守廣信並爲中興美談中丞每謂夫人曰使卿爲男子雖冒胡彭左諸公亦無多讓此雖戲言實確論也中丞尤慎於折獄每研鞫疑獄雖至夜漏三四下夫人必秉燭待之詳詢顛末互相辨難往往有數年未決之獄夫人一言而定者中丞因此愈愛敬之遇事必商夫人亦知無不言然自領郡至開府夫人隨任七年未嘗置一釵製一裘也及中丞以人言罷歸囊橐蕭然不異寒素夫人怡然曰吾夫子亮節清風即此可以貽子孫矣中丞以積勞得歐血之疾夫人故精

醫學息處方服之輒效及是抱病歸里一皆夫人主之
以祖居毀於兵火僑寓吳中中丞於寓廬西偏築一小
園名曰雲圃圃有老櫟樹慨然曰吾卽櫟也因署曰櫟
存草堂又爲夫人築室曰浣蕉吟館夫人晚年自稱浣
蕉老人以此也花晨月夕每與中丞唱和其中不復知
有今昔升沈之事矣中丞旣謝賓客夫人治家謹家事
咸治諸子皆成立雖伯仲叔三子已前卒而存者炳孫
秀孫皆以官學知名於時夫人所出也乙未秋歸林氏
長女有疾夫人躬護治之感受風溼大病累月病愈而
股筋縮朒不良能行遂偃卧牀第炳孫於是移榻母室

晨夕不離者十有二年夫人雖病卧然神明如故孜孜爲善亦如故其周濟親故及暑施藥寒施衣猶小者也大者則在濟人之危成人之美自言在京師與中丞成就人功名共四十八人中丞之撫湖南也因念洞庭湖之險增置救生船十六及罷歸渡洞庭湖聞之知已救八百餘人矣此舉亦夫人成之也生平於中興將帥惟推重胡文忠彭剛直兩公世好中則惟任潛圃中丞及余二人嘗以潛圃曲園並稱命炳孫師事之今年春潛圃以微疾卒夫人悒悒不樂曰老年人眞風中燭也是歲行年八十五月十三日其生辰也於閏四月豫舉壽

觴意興猶如平常俄而示疾時劇時差不受藥餌參苓之屬亦屏不進强之始啜少許曰無益也爰於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丙申終於正寢嗚呼中丞公持躬廉謹秉性忠貞卓然爲一代名臣而夫人之才識又足以配之斯豈古梁孟陶翟所能望哉夫人雖巾幗中人而豪邁有丈夫氣每親故求見輒與縱談事理品題人物娓娓不倦余或在坐亦與聞焉余嘗謂魏書李孝伯傳稱其妻崔氏爲高明婦人今惟夫人足以當之即以此意志其墓繫以銘銘曰

女有士行古稱女士懿與夫人洵足當此秉性高明宅

心粹美洞燭物情曲中事理覯鉅於微圖終於始有美必成見義斯徙以相其夫以敎其子晚膺末疾終年牀第親故周旋仍爲之起高論滔滔淸談娓娓昔登其堂慕其風軌今銘其墓用達斯旨俟茲彤管光我青史

寶山錢氏數典錄序

昔籍氏以數典忘祖蒙無後之譏於是後之君子皆以論譔其先祖之德善勳勞爲事陸士衡文賦發端卽云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淸芬然則詠德誦芬固文章家之先務乎錢氏在五代時有大功德於東南自宋以來世爲著姓寶山錢子禮南衡璋著錢氏數典錄譔次

其先世事蹟分爲五門而類別之余甚嘉其表彰前哲之心盛而網羅放失之力勤也籍氏之譏吾知免矣惟於所著錢氏源流攷有不能無疑者考泉氏見於史者二周書有泉企唐書有泉男生此兩泉氏異派而皆非中原舊姓不出於周官泉府也通志云以邑爲氏錢氏則云以官爲氏是泉錢異姓尊說必合而一之然旣云以官爲氏而推其所自出仍出於彭祖然則何以異於彭籛之說乎彭籛之籛古有二說國語大彭韋注云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是籛其名也然以籛爲名而以彭爲姓則恐失之彭乃其封也非其姓也論

語老彭邢疏引世本云姓籛名鏗楚辭天問篇彭鏗斟
雉王逸注引神仙傳云彭祖姓籛名鏗廣韻一先亦曰
籛彭祖姓是皆以籛為其姓也籛為姓鏗為名彭為封
殊勝於籛為名彭為姓之說惟自漢以來竟無一籛姓
者竊疑皆省而為錢矣籛姓省竹為錢而即讀為錢猶
董姓或省草為童而即讀為童也率書所見與尊說儻
可並存乎

嵊縣金氏養老堂記

天命之窮者有四而老居其三是以三代盛時國老有
養庶老有養誠重之也管子治齊行五惠之政其一即

老老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以上三月有饋肉八十以上月有饋肉九十以上日有酒食死則供其棺槨其養老之制周詳如此齊之所以興也我　國家子惠元元湛恩汪濊發政施仁無或闕遺士大夫敬體　朝廷德意建設善堂所在林立然入境而問焉有曰清節堂者則所以矜寡也有曰育嬰堂者則所以存孤也獨於養老之堂往往闕而未備夫人當桑榆暮景百骸俱敝五官不靈而或爲飢寒所驅疾病所困出入莫爲扶掖苛癢無與抑搔天民之窮孰甚於此吾所以歎嵊縣金氏養老堂之設爲善舉之尤也養老堂者金君祿甫奉

其先德孔昭君之遺命而創建者也孔昭君之將歿也語君曰吾邑有清節堂有保嬰局爲孤寡計固盡善矣惟無有計及於老者余有志焉而未逮也爾異日其成吾志君泣而識之不敢忘君長於榷算旣以絲茶二業大興其家於是建宗祠置祭田設立義莊皆稟承厥考之遺意而爲之而養老之堂亦於是乎有成矣其堂在嵊縣城內西街其地一畝有奇其屋三十餘楹堂中養老者一百人每人每月給錢八百其初入則給以棉衣棉袴病則藥之死亡則棺槥之葬薶之招人以補其額一歲所費約一千緡堂中雜用及完納糧錢糧又三百

緡皆出之於田凡買田五百餘畝歲入其租得一千三百六十餘緡又賣葬山六畝有奇又存錢五千緡歲收其息以供堂中之用其用洋錢三萬七千有奇而養老堂規制於是大備呈報有司申詳大府　奏咨立案以垂永久孟子不云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君之建此堂乃其仁也君承先命以建此堂又其孝也仁且孝此舉洵美矣因書其事著於篇使讀吾之文者美君之所爲一邑創之各邑效之久且推之於海內而凡眉黎耋鮐之老皆得左餌右醬以盡其天年則既有合乎孔子老者安之之義而亦可以仰副　朝廷存問高年頒賜粟

帛之盛意漢王充言太平之世多長壽或即以此基之乎吾所以歎金氏養老堂之設爲善舉之尤也

劉書圃大令六十壽序

往者余嘗爲劉贈君與留太淑人作傳矣傳之後繫以贊其辭曰令德有報天道無差脊兹梁孟德音不遐有子成名軒軒朝霞盍以古盛德之士砥學礪行不克自顯於世則必食報於其子東坡謂李邰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圃此吾所以卜贈君之必有令子也及獲與書圃大令游乃喟然曰吾言信矣大令自幼稟承贈君之敎舉止有常言笑不茍雖在髫齔與常兒異及入塾讀

書學爲舉子業斐然成章爲之師者咸器重之應郡縣試輒在前列咸謂青紫可立致會其時回民煽亂君家居隴西戎馬滿郊寇警沓至時從贈君避匿於深林密箐閒不遑啟處爲賊所得者數矣雖幸而獲免然蝎尾蛇頭殆非人境賊退之後室廬煨燼什器蕩然家故貧也至是益困君則以贈君及太淑人皆無恙謂兵火餘生猶得以菽水承歡爲幸多矣垢衣生蘚布衾似鐵處之晏如左文襄西征見滿目荒蕪給予牛籽募民開墾君亦從老農牧牛隴上或就樹陰少息仍手一編不輟日則從事田畝夜則篝燈自課達旦不休贈君以饔

不繼命棄而學賈君雖唯唯而意固不屑也及贈君卒留太淑人不忍奪其意君乃益肆於學同治十二年補壬戌歲試君始入縣學時年二十有七矣旋以科試高等補廩額光緒十一年充拔貢生卽於是歲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釋褐用知縣掣籤得江蘇以留太淑人年高請改近省乃得陝西陝西瘠苦太淑人雖迎養至秦君未補官不能具甘旨簞瓢捽茹仍如居家時也太淑人歿於陝西君去官還籍旣免喪遵例還初掣省分自是遂改官江蘇適槃峯中丞奎公再撫三吳知君之才奏補丹陽縣丹陽地高仰恃溝澮灌溉田疇歲久未修田

用不治君履行阡陌相度故蹟勸民開濬所出淤泥即以糞田民始知其利子來從事溝澮皆通旱澇有備至今稱道弗衰邑又有惡俗凡孀婦年稚其族黨中人輒偪令改嫁甚或糾集多人篡之以去君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嚴禁絕之并刊保節護照徧發城鄉父老轉給諸孀遇有此事執以赴官即爲逮治如律行之歲餘此弊遂革風俗爲之丕變歲在庚子北方姦民恃其拳勇號召醜類幾成大變南中亦爲蠢動丹陽故四達之邑有所謂青幫者有所紅幫者皆踴躍思逞邑中莠民又從而羽翼之一邑大譁君不動聲色密捕逞賊者若

而入賊失輿撥無可棲託籠東槩散不復爲患於是鄰境驛騷而丹陽安堵君之力也是歲也霪雨爲災沿江太平洲地勢卑下異於他處故被災尤重君請於臺司截留漕米以濟民食又自捐廉俸以倡勸募於巨與之家躬歷窮鄉稽考夫家之數自冬及春錢米並放雖在災年民無捐瘠北鄉有曰陳家衖者災稍輕或議以平糶代振時郡守亦頗以爲然君博訪輿論詳察民情以爲平糶虛糜公欵不如散振實惠貧民卒從振議君之卓有獨見不阿羣議類如此君尤精於折獄命盜諸案隨審隨結從不遷延以貽民累已結之案其重大者彙

爲一編置諸坐右晨夕披覽誠重之也至於中外交涉必持其平　朝廷新政如學堂之類皆實行之不以虛文粉飾君於丹陽可謂無負矣俄奉省符開鈌另補一時咸莫測其故嗟夫仕路險巇由來久矣北齊李繪有言不能逐飛追走以事佞人宋李垂有言焉能看人眉睫以冀推挽君直道而行嶽嶽然以杜陵男子自命亦如唐沈傳師不以書賄入權家拂袖而歸儻亦坐此乎　國家以民命寄有司得一賢令尹而不能久於其職亦可慨也君輕財重義急人之急其初至丹陽也前任某君至官未一月即以憂去君助三千金以成其行同

官皆稱其高義君雖在官數年無中人之產以甘肅遠不能歸仍居吳下買宅一區屋雖不豐而鏤檻雕櫳亦自修潔蒔花木聊以自娛又雅喜臨池摹孫過庭書譜得其筆妙去年曾書屏聯百數十事以潤筆所入振崇明南滙水災亦可見其素抱也君領鄉薦與余孫陛雲爲同年生故余雖衰老亦與有世講之誼今歲仲冬爲君六十生日其繼配陳淑人杭人也賢明有識鑒與余兒婦輩皆相善小於君十有九歲一堂之上黃髮齊眉膝前有丈夫子二皆不媿名父之子扶牀一孫亦嶄然見頭角然則君之後福正未有艾矣君微時牧牛讀

書有公孫宏牧豕之風考公孫宏年六十始舉賢良爲博士然則君入仕途已爲早矣過此以往安知不如應璩之六十一而爲侍中乎安知不如張衡之六十二而爲河間王相乎即不然不於其身而於其子若孫則吾前所爲贈君傳贊者未始不可爲君誦之切人不媢姑書此爲壽君或爲欣然而一笑也

賢母錄序

昔在光緒八年合肥相國文忠公之母李太夫人卒於兩湖節署特降　諭旨有賢母之褒誠一朝之隆遇萃古之美談也乃賢母又生賢女而賢女又克成爲賢母

則尤可傳矣所謂賢母者都督張公之德配李夫人也夫人為待御文安公長女相國文忠公女弟也方在室時侍御公官京師諸子或隨侍或遠宦獨夫人以長女居家治家事撫視其三弟一妹使父母不知有弱小之累可謂賢女矣及歸張氏君舅有疾不能食夫人已產長男挏乳汁溫煖以進蓋視唐夫人升堂乳姑為尤難焉其後都督公出從軍旅夫人主持門戶節縮衣食延館耆宿教督諸子嘗曰婦人以教子為第一義嗚呼可不謂賢母乎都督在軍中有部將餽千金不受其人不自安餽之夫人亦不受請至再辭益峻文忠公聞之歎

曰吾妹信有丈夫風概矣故吾謂李太夫人以賢母生賢女而女又爲賢母非獨尋常閨閫所難蓋亦中興盛事也夫人有令子兟寶觀察既爲竹居先德錄而又裒集夫人家傳墓表等綴以自撰行略一篇屬題余因題曰賢母錄俾與先德錄並傳且爲序之使夫人賢行信於今而傳於後異時　國史列女傳中於李太夫人後必並傳李夫人無疑矣

月樵徐公暨元配朱夫人繼配王夫人墓表

武林徐氏其先居金華之蘭溪蓋唐中書侍郎徐子珍公諱安貞之後至趙宋而文貞公諱時彥登重和元年

王昂榜進士授觀察使公孫孔靈公諱佺在南宋時監湖秀州烏青鎮遷南昌府推官授朝奉郎晉贈朝議大夫始自蘭邑遷之距城三十里之樟林鎮是爲樟林始祖其後子孫在宋元間迭登科第故黃文獻公有三世登黃甲一門無白丁之譽至元末永之公諱一清以至治辛酉宋大本榜進士官江浙儒學副提舉進階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元敕授奉議大夫公既歿而元亡公子克敬公諱湘以隨宦居杭久愛錢塘山水之勝遂卜居錢塘江滸而隱焉是爲遷杭始祖四傳至龍山公諱顒登明正德辛巳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擢北京禮部

員外郎以議大禮與張桂牴牾出知江西臨江府知府自此戒子孫勿輕仕進故終明世無再通籍者至 國朝龍興而冢宰文敬公相國文穆公宗丞靜谷公宗伯潤亭公觀察驂雨公祖孫父子叔姪兄弟俱以翰林起家敭歷中外遂爲浙右望族文敬公兄弟三人其季涵三公以諸生早卒其次粤翰公官止縣令然公子藥圃公林敬亭公亨時入敭公柄亦皆外任煩劇且躋方面獨藥圃公玄子昌也公及孫用平公雖皆有聲膠庠而俱不永其年至兩世遺腹始生中丞月樵公而藥圃公以下三代亦皆封一品迹其登進似難於文穆宗丞諸

公而其卒顯於時則又復相同也余自主講詁經精舍識文敬六世孫花農侍郎於諸生中因得備悉家世凡其先芬藹懿余所撰述者尤多近又以月樵公表墓之文見屬余惟古來名臣半衷於賢母之教況月樵公先世處家門貴盛之日而王母與母夫人並以未亡人撫孤成立在月樵公之致身通顯爲極難而天之報施兩太夫人者則有獨厚焉此又不可以不紀也按所撰狀公諱承恩字天錫號月樵浙之錢塘人也高祖粵翰公諱相爲冢宰文敬公同懷弟官廣東長樂縣知縣調四川中江縣知縣以循吏著聞見志乘名宦傳曾祖藥園

公諱林官福建臺灣府海防河務同知卓異候升知府以事親至孝　欽旌孝子祖昌也公諱爾熾邑庠生父用平公諱維康杭郡廩生俱早卒以公貴三代俱　誥封光祿大夫建威將軍護理安徽巡撫兼理提督曾祖妣吳氏祖妣汪氏妣藍氏俱　誥封一品太夫人汪氏藍氏又以節孝　賜旌公考用平公於乾隆己卯三月十六日卒公尚在遺腹母藍太夫人將身殉大母汪太夫人慰之曰吾以遺腹舉一男爾今有娠若果雄也可爲徐氏後藍太夫人遂節哀矢志至閏六月朔而公生蓋去用平公之歿一百有六日也公既生汪太夫人覩

之喜語藍太夫人曰爾善視此子其骨相不凡他日或大吾宗也是時宗伯潤亭公方丁曹太夫人憂居里閈見兩太夫人苦節尤加禮敬入覲公方官淮安府海防河務同知知兩太夫人持家不易歲時各有資助而兩太夫人從不斁一衣飾惟以供塾師修脯餘則悉購書籍以勗公讀公旣承兩太夫人之教雖在齠齔卽異常兒藍太夫人授以毛詩過目輒成誦辛巳秋宗伯公服闋將入都與兩太夫人別公方三齡牽衣孺戀有若成童宗伯公覩之嗚咽且謂兩太夫人曰今有此子必能食熊丸之報也及公五齡而入塾公卒於淮上兩太夫

人慟甚公曲意慰藉兩太夫人始爲收涕比八歟公喪歸隨從兄在喪次從容盡禮見者皆奇之是年宗伯公署禮部侍郎以書寄公曰吾以漸老不日將歸告爾英姿卓犖當克承先人之志宜多讀有用之書以慰高堂也公得書感奮即請於兩太夫人乞塾師教以韻語運筆立就有若宿搆者塾師大驚異越三年丙戌宗伯公予告歸公已八歲矣能習帖括作文字數行宗伯公輒稱善又四年庚寅母藍太夫人病公時十二齡衣不解帶晨夕侍湯藥至冬益劇親禱於神願以身代汪太夫人聞之曰爾事母孝矣若以身代爾父將無後又何以

慰我乃奪其疏使勿焚公見母病日亟中夜起刲臂以
進果稍愈然藍太夫人憂瘁所致乃瘵疾也卒不可治
遽以是年十月十四日卒公躃踊號痛幾不欲生宗伯
公時年已六十有九親撫其背曰爾祖母年高當以生
者爲重爾即殉母恐爾母轉不以爾爲孝也公始稍稍
節哀承汪太夫人與宗伯公之命經理喪葬罔弗如禮
次年辛卯二月宗伯公壽登七秩族人方擬爲介兕而
正月二十八日忽以微疾覲汪太夫人泣曰吾平日所
以不憂者賴有爾伯祖在也今已矣爾煢煢復何依耶
太夫人泣公亦泣時宗伯公子稽田公紹堂自安徽逕

縣任歸次子石船公紹基自淮安海防同知歸見公勖學孝事大母皆各出俸資以助甲午正月公服闋年已十六矣以習五經應童子試府縣俱前列及學使按臨而汪太夫人遘疾公不忍暫離遂不與試時汪太夫人已六十有五左右須人扶持公尚未授室凡親之中裠廁牏無不手自浣濯自五月疾作至於次年三月幾一年之久頃刻未離親側汪太夫人稍進飲則色爲之喜及疾加劇心雖摧慟初不敢以憂形使太夫人知及太夫人彌留語公曰吾撫爾十七年望爾得一第以慰先人今不及見矣是時稽田石船諸公皆以服闋之官獨

欒圃公次子念之公八叔公長子滌雪公敬亭公長子
銘竹公次子二瞿公皆居杭於公爲伯叔祖力勸公節
順如宗伯公之慰丁母憂也公乃杖而治喪先是用平
公與昌也公卜地未得至是公欲覓佳城忽一老僧至
謂橫山有吉壤公隨之往至其地見林木暢茂大江出
其下羣山高處直入雲表驚曰此殆天賜以酬兩太夫
人苦節也遂購之奉昌也用平二公與兩太夫人俱葬
焉葬之日見溪上有虎迹過若爲公守墓然者蓋孝思
之所感也丁酉夏承重服闋時年十有九是冬元配朱
太夫人來歸時家道中落公童試既失利乃以太學生

應鄉試又屢薦不售遂棄去習申韓家言出游三吳及
江淮間爲諸侯座上客所至爭相延行己酉公三十有
一是年里人以兩太夫人節孝聞於疆吏並題請得
賜旌表公焚黃墓次涕下如雨行路爲之感動至嘉慶
三年公年四十謂家人曰古人四十强仕吾承先人苦
志撫育當思所以顯揚者乃援例以通判需次南河徐
氏自八叔公石船公皆官淮安海防河務同知治譜可
尋公又屢游其地於治河情形殊熟上游交章屢薦不
數年擢道員旋奉　命補授淮揚兵備道是時公從弟
南滙公令銅山有惠政即花農侍郎之大父也以兄弟

例迴避乃調任上元語見南滙公家傳公既下車宣防擘畫無不洞中肯綮而平日轍迹所至河輒順軌所司皆以福星目之　宣廟在潛邸久知公名二十五年十二月甲辰遂奉　旨擢公爲甘肅按察使是年公已六十有二矣當雍正時宗丞公曾任甘肅布政使公以先芬宦績所在益思有以紹述且法家言爲素所講求遇有疑讞手自批判一時有刑措之風臯涼之閒交口頌之先是陶文毅爲皖藩至三年正月晉擢巡撫而皖中頻年水患繼文毅而爲屛翰者難得其人　朝廷顧各行省監司中無有居公右者正月癸酉乃調公爲

安徽布政使文瀫句宣時整飭不遺餘力公承流宣化
蕭規曹隨文瀫倚之如左右手當公未至皖時文瀫巳
請展賑宿州等十二州縣衛水旱災一月口糧得旨報
可公慮災區至廣或有遺漏而澤不及遍或有侵蝕而
欵歸中飽俱非上體　皇仁也於是督飭所屬淸查戶
口分上中下三等又集紳耆出貲爲助兼首捐廉俸以
爲之創復慮米石不敷稟商督撫乞奏請采買他省以
資挹注於是大學士江督孫公玉庭奏　命采買四川
江西米石以備平糶一時災黎歡呼盈路又以無爲等
十六州情形最重牒大吏奏請施賑旣　俞允矣又奏

命撥安徽關稅及捐監銀十萬兩並本省耗羨銀備無為等三十三州縣振需四年又申請免無為等十一州上年被災學田租銀旋又言宿州靈壁及屯坐各衛被災情重十一月得　旨並賞給口糧又以天長泗州衛水旱災祲並見均劃切申詳乞督撫入告五年正月奉　旨賞給天長縣泗州州衛軍民口糧又請緩徵二屬新舊額賦亦得　旨允行雖　優渥之恩出之自　上然非公以實情詳請上達恐所被不能如是之廣也當文毅瀋皖時欲損益官制未定公之任數月即議妥移安徽潁州府驛口橋捕盜同知駐艾亭兼為撫民總捕

同知並增把總一改前裁之鳳陽府司獄爲巡檢並增外委一均駐宿州時村集增潁州營方家集亳州營張村鋪宿州營夾溝驛外委各一均經部議允行次年五月奉 命編查棚民保甲公居甘泉久於保甲尤所素嫻規畫井井一里之中人執何業皆按圖可稽一時奸宄爲之斂迹又以志書爲文獻所繫年久失修詳請重加編輯並經大府奏准五年六月以江督魏公元煜等奏請添撥南河大汛工需奉 旨撥安徽藩庫存戸部項下銀三十萬兩解交河庫以備支放時皖省當被災之後羅掘頗空公念河工所以衛民欵不可緩晝夜籌

維如數批解要工得以告成民公力也當四年五月調陶文毅爲江蘇巡撫張公師誠爲安徽巡撫張未至而文毅先入吳遂 命公護理撫篆兼理提督公於是請三代一品封曰昔文穆公居此席今幸克繼先人且累世俱蒙 恩封吾祖母與吾母之苦節或庶幾少慰乎色雖喜甚而言之輒泣下六年 上以湖北江陵當陽二縣水災念振撫非公莫屬二月癸亥乃調公爲湖北布政使公以文穆公於雍正時曾任鄂藩乃喜曰吾生平所到皆有先世遺澤父老當猶有識余者此不難治也及往振水災一如治皖之無爲等處仍牒大吏不時

上聞故是年六月遂有　賜振之諭亦公力也鄂之人
感公旣無異於皖而是時總督嵩公孚兼署湖北巡撫
軍書旁午知公在外任久遇事皆雅意咨商公知無不
言言必爲地方興利除弊其德澤之深且有人不及知
者屬回疆及各路數用兵公報解餉需剋期無悞皆不
勞民力而從容就理公以明年正七十合古人懸車之
例屢申所司乞奏請開鈌大府雅重公拒不允而鄂省
瀕江水氣濕蒸偶感痰疾遂於是年九月卒於官公生
於乾隆己卯閏六月初一日寅時卒於道光丁亥九月
十五日申時春秋六十有九公性至孝以生不見父爲

臧遇用平公家忌日必茹素竟日有時并饔亦廢又承
祖母與母夫人之教故遇人極謙謹後雖貴顯一飯脫
粟而已無兼味也顧雅愛士林唐洼揚道日江浙名流
如高星儕郭頻伽諸老輩皆下榻汪氏題襟館公輒招
至署齋相與吟嘯一時雅坫騷壇推公爲牛耳公喜爲
古近體詩每出一篇衆皆斂手然多不存稿傳於世轉
罕焉娶朱氏遂安樵侶公女有賢德公幕游江南北或
旅資不給必脫簪珥以助又以生平不逮事舅姑遇春
秋祀事及生辰忌日蘋蘩之供務極豐潔雖後貴盛而
俎豆之踈恒出手製人頌其賢以乾隆丁丑六月初二

日未時生嘉慶辛未十二月十二日丑時卒春秋五十
有五朱夫人無所出初以族子乃溥爲嗣繼娶於王生
二子乃純乃瀛並候選通判公以護理安徽巡撫兼理
提督　誥封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元配朱氏繼配王氏
俱　誥封一品夫人鄂中喪歸諸子遵遺命附葬橫山
許家埭祖塋之次乃爲銘曰
皋陶之後累世忠貞舉直錯枉明允篤誠公以毋致周
知民情雙節表勁鞠育有成初習申韓讞必持平不疑
決獄後堂聞聲慈萱雖耋語不及聽公秉懿訓甘涼遠
征政美刑措訟庭草生　天子曰咨其善宜旌顧瞻皖

水哀鴻夜鳴疇其撫之命公南行計口授食勿罄其餅民氣大蘇易歎爲歌襄樊諸水滙於洞庭江陵滔滔浪拍城　天子曰咨爾秉至誠勞來安集扶危定傾聞命入鄂舟不少停時方多事西陲用兵轉輸千里七省不驚公力已殫勿露於形方將解組往尋西洽鶴巢結隱煙水怡情天不憖遺一覽是嬰未及杖朝遽聞騎鯨漢陽月黑煙樹冥冥玉笛龍吹落梅飄零素旐歸來錢江隕星牛眠所卜橫山青青追隨先德如公事生綍楔輝煌　恩綸交并疊壞山崇揚波澤濤積厚流光貽介名請刊此石爲公定評千百年後頑廉懦興